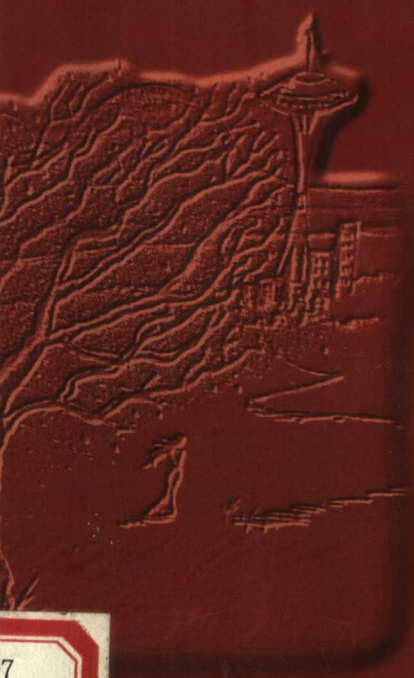


XIYATU
ZHI
MEI

牙佳



7

华艺出版社

林洁菲著



西雅图之梅

林洁菲 著

林

西雅圖：梅

華夏出版社

责任校对：印章 利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雅图之梅/林洁菲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8
ISBN 7-80142-110-8

I. 西…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003 号

西雅图之梅

林洁菲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广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6.25 印张 15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80142-110-8/I·068

定 价：9.00 元

序

梅之意的家座落在离城 20 多分钟的桃闪峡谷中，临湖的三层洋楼被墨西哥园丁打理的花木环绕着，姹紫嫣红，把房前的湖水对比得更加湛蓝如天。

临湖的客厅里，梅之意采取“船”的装饰主题，大小大小，古董船、现代船，象牙做的、硬木做的、不锈钢的、金的、银的，不一而足。

客厅前，是一个三分之一篮球场大小的阳台，阳台上放着白色的野餐桌，蓝色的木质长椅。夏天的丽日被野餐桌上的遮阳巨伞挡在外面，梅之意喜欢在难得的独处时间里，面湖而坐，眯着眼睛，任凭跳跃于湖波中的阳光和自己嬉戏。她的耳朵，在捕捉着半敞的法式玻璃门内传来的室内喷泉之“叮咚”声。

丈夫在出差，孩子在上学，小猫在睡懒觉，梅之意却不习惯这难得的闲适。她找出以往的笔记本，任意翻到一页，不用细看，她已后悔，后悔让自己的另一段人生打破眼前这宝贵的平静和谐。然而，那段日子却像阿拉丁神灯里的基尼一样，一放出来，就不由着梅之意的性子说收就收了。它翻滚、跳跃、夹着雷鸣、带着电闪，把眼前微波涟涟的莱斯里湖翻了个底朝天……

目 录

序.....	(1)
出国之初.....	(1)
上学篇	(81)
墨西哥度假.....	(171)
洪荒之恋	(192)
没有完结的故事.....	(197)

出 国 之 初

1987 年底，梅之意搭乘上中国民航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

在走进机仓的一刹那，梅之意深深意识到她的生命被一只无形的手一分为二。

在跨越太平洋的 10 多小时飞行中，梅之意缩在温暖舒适的机仓里，无心去碰空中服务员分发来的食品饮料，她沉醉于胎儿般的安祥之中。她不愿去想一出飞机要面对的人生，摸着被妈妈缝在内衣里的 140 美元，焦躁感油然而生。她感到自己像个待产的胎儿，那么无助，摆在眼前的只有一条选择——听天由命。只能往前走，没有退缩的余地。她安慰着她自己：“天无绝人之路。”直觉告诉她，那只无形的巨掌会在她屡试屡败或山穷水尽的时候帮助她重新站立起来，指引她重新走上正路。

那 10 多个小时得以像永恒一样过也过不完。梅之意要么麻木地半睡半醒，重温着 20 几年前处于胎儿状态的宁静、未知和萌发中的力量感，欣赏着那处于“无”和“永恒”之间蜷曲的身体；有时，她像母亲一样给飞往未知世界的自己打气，抚慰着那突然间变得惊慌失措、敏感猜疑的心，不断哼着一支曲调：“没事，没事。”

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飞机还没停稳，同行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抢东西一般翻找他们的手提行李，然后纷纷往机仓口拥去。拥挤的人群发出长途旅行后不新鲜的体味，呛得梅之意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哎，别这么事多！”她警告着自己。

随着嘈杂吵嚷的人群，梅之意味头发零乱，衣服皱皱巴巴，坐麻的腿脚有些不听使唤地往外走。她鼻尖挂着汗珠，内衣过紧地贴在身上，步伐踉踉跄跄，没有一点风度可言。就这样，她被人群裹在其中，卷出了机仓。

她的神情有些恍惚，都怪过多而又不深的睡眠。

她本能地跟着“自己”那群人流到出行李处，提取行李，过海关，办理转机手续。一切顺利，不在话下。等到她刚一喘上口气，猛然间，她发现随行的全机乘客已迅速消失在机场各处，全机中只有她一个人是要去西雅图的。

再过二个小时才再登机，梅之意找到一个空着的长椅坐了下来。

机场充满生气。

一个大冬天却穿着露趾皮鞋的金发碧眼女郎引起了梅之意的注意。女郎身材高挑，丰满而又苗条，一套利索笔挺的藏蓝紫格套装，配以修剪美观的手指甲、脚指甲，她格格地在一群人中笑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这就是美国的标准美人吧？”梅之意内心嘀咕着。

她有些自卑，下意识地用手梳理自己的一头乱发，心想：“真该挤时间去发廊理发才对。”越看阳光下金发灿烂的女郎，梅之意越是生起了对自己的闷气。

办理出国，从申请学校到最终拿到护照、签证、机票，恰似

女人怀孕的过程。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备受折磨，到逐渐适应了
这个观念，每天为这神秘的腹中物操持。然而，突然间，一天早晨，
这个已与孕妇融合了九个多月的家伙竟“咚”地一声宣布独立了，
它猛然间改变了所有游戏规则，把时间放到缩小机上，大块的时间
变成了一小块豆腐干……

一切出国手续办妥，梅之意不但不高兴，反而惊呼道：“学校
再过一星期就开学了！”

她疯狂地东跑西颠、告别、采买，最后是灰头土脸地离家上路。

梅之意审视着自己那10个健康然而丑陋的手指，没有养护的
指甲暗淡无光，虽然没有令人作呕的黑圈压在指甲下，但有些可疑
的浅色东西若有若无地挂在那里，梅之意赶紧把手攥了起来。

“眼不见为净。”她安慰着自己。

机场有很多壮硕的室内植物，栽在巨大的缸状花盆里，棕榈
树、椰子树及其一些叫不上名的热带植物。圣诞刚过，新年未至，
还未撒下的圣诞树棵棵都在，有的一树结满金银蝴蝶结，有的披
满五彩星星，有的挂着像镜子做的核桃大小的玻璃球。在这棵饰
满玻璃球的树前，梅之意看着上百张变了形的自己的脸，不禁哑
然失笑。

最令梅之意喜欢的要算一棵缀满礼品盒的树。她审视着那一个
个包着各种图案的礼盒，心想：“不知是谁包的，这么平整对称，
比我的作品强多了。”

梅之意一向欣赏好的东西，在等飞机的这种间歇，她总算能
忘情地享受这中转站里缤纷的花木，放耳去听空气中弥漫的音乐。

阳光从宝石型的天窗中撒下，蓝蓝的天空中掺进了一些淡淡
的白云，它们闲散地飘流着。

梅之意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这种和谐中，不去碰那一触即发的无尽烦恼、失落、恐惧……

傍晚，梅之意终于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通往西雅图的班机。

从旧金山到西雅图只有近二小时的航程。一位梳着披肩卷发、有双深色大眼睛的空中小姐照例示范着紧急出口、救生用具之类。她高高的颧骨、瘦削的脸型，再加上大概做过百遍的同一套动作，使她看上去像个机器人。梅之意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做这些示范动作，忍不住把对方严肃的脸换上自己挤眉吐舌的小丑样子。

“请问您想喝点什么？”蓄着棕色短发的一个男服务员微笑地问着梅之意。

“桔子。”梅之意看着他覆盖着长睫毛的棕色眼睛回答道。

“桔子汁，是吗？”棕眼睛礼貌地更正着梅之意。

“对。”梅之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微红了脸笑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

棕眼睛微笑地向梅之意挤了挤眼睛，递给她一杯桔汁。

“哇，看那漂亮的笑容，那一口洁白结实美国牙齿！”梅之意挺直身体，自作多情地打量起这个小伙子。只见，他利索有礼地分发着饮料，弯腰的时候，穿着制服的腿露出优美的曲线，加强了他的青春美。

机舱外黑云滚滚，一抹红霞孤立地横在其间。

“多像开始流浪生涯的我！”梅之意触景生情，强烈的焦躁感又袭上她的心头：“不知南西收到我的电报没有？”“不知她能不能去机场接我？”“要没人接我可怎么办？”

同机人百分之九十是欧裔美国人，他们的整体形象很文雅，气质不俗，无论是闭目养神的，还是读书看报的，都显得气定神闲。

“西雅图大概是他们的家吧？而那却是我无家可归的开始。”梅

之意胡乱地猜疑着，她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萦绕她脑际的主题曲是：“可怜的我呀，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钱壮胆买时间。”她在心中琢磨着南西一家，这一家人是她可以指望的唯一关系，一到美利坚合众国，以往有形、无形的关系都在消失。她一下子成了个断线的风筝，既自由又无依无靠，随风而逝，悲凉而又颇具诗意。

说到南西一家，他们是在华盛顿大学登记的“志愿军”，免费为留学生提供接待服务。梅之意玩味着素昧平生，自己却要接受别人的恩惠。这个意念，使个性独立的她只几秒钟工夫就满额头流出羞愧不安的汗了，她的年纪还没给她成熟的机会，她做不到坦然地受人关怀那份上。梅之意感到舒服、自然的角色是“不予不求”的独立者，收和授都让她感到尴尬、麻烦。

航班到西雅图的时候，天完全黑了下来。旅客们静悄悄地取下各自的手提行李，依次鱼贯而出。不少旅伴一出去，就被迎接他们的人拥抱起来。梅之意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目光慌乱地去找寻南西。从信中得知，南西已怀孕8个多月了，她不会太难辨认出来。

一路走出来，没见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梅之意听天由命地跟着指示箭头走到行李大厅。

“是梅女士吗？”

梅之意听到身后有人轻声问着，她迅速转过身，眼睛一亮。

“南西！”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喜出望外”恰恰是那时她的心情。

梅之意想象中的南西与现实中的南西还挺相象；她大约有1.70米，穿着舒适大方的孕妇服，带着一对与蓝白格衣服相配的蓝白条纹耳环，浅褐色的头发不长也不短，被很精心而又自然地吹成向里卷曲的弧线。

“一路顺利吗？梅女士？”南西依旧客气地这样称呼着梅之意。

“噢，很顺利，谢谢。”顿了一下，梅之意说道：“你若愿意的话，就叫我‘之意’好了，我还有个英文名字叫乔伊。”

“噢，之意、之意，我的发音准确吗？”南西笑起来有点像小孩。

“这个小伙子一定是马修吧？”梅之意兴奋地去拥抱南西身边那个小男孩。

马修让梅之意抱得不太自在，一下把手里的机器人玩具故意扔到地上，他也乘梅之意反应这一变化的一瞬间溜了下来。

“他长得真帅。”梅之意由衷地赞叹着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男童。

“谢谢。”南西顺口回答着。

找到两个行李箱，梅之意在南西的指点下把一块美元纸币放进锁手推车的锁里，又拽出那辆被钱收买的推车，跟着南西走出机场大厅。

“我去把车开过来。”在机场外，南西对梅之意交待了一句，便带着马修向街对面的停车场走去。

微风拂面，梅之意注意到此地年底的风并不凛冽。站在那，她打量进出机场的人，大部分穿着风衣、皮夹克或单薄的大衣，只有自己及少数几人穿着肥大的羽绒服。

“我看上去大概像个外星人吧？”梅之意心中有点嘀咕。

一辆紫红色的丰田缓缓开到梅之意跟前，南西等把车停稳，迈到外面，帮梅之意打开后备箱。梅之意示意南西不要管行李，她自己麻利地把箱子、提包、书包放进后备箱。南西把盖盖紧，做手势请梅之意坐前座。梅之意坐稳后，感到南西在看着自己，她的直觉告诉她，有什么事不对劲。她正琢磨着，听到后座小孩椅中传来的马修的童音：“安全带！”

南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马修是我家的警察，他的爹地老让他抓着不带安全带。”

梅之意这才意识到南西为什么暧昧地看着自己，不过，她欣赏南西打圆场的艺术。

丰田车在南西驾驭下非常平稳，它在各交叉路上熟门熟路地转来转去，从一条路线转到另一条公路，不久便摸上了万车奔腾的五号公路。

梅之意只见两股不同流向的灯流，逆向地射出金光，同向地射出红光，那两条色彩分明的车河在小提琴曲磁带的衬托下显得那么晶莹、流畅，同时又显得有些凄凉，有些过于的顺服。

“今晚交通不错嘛，都是你的好运气”南西打破沉默。

“平时不这样吗？”梅之意一半是搭讪着，一半是出于好奇地问着。

“塞车的时候很多，至少感觉上是这样。”

梅之意与南西聊着闲天，她感到，早先被愁闷吓跑的缕缕精神正一点点渗回依旧流淌的血液中。此时，她才长叹了一口气，犹如挣扎了半天的婴儿哭出的第一声。

夜幕下，西雅图并不平静。那些亮着盏盏明灯的高楼大厦像是一座座水晶塔，其灯光的明暗组合，远看像天边挂着的用楔形文字写的一页诗书。

猛地，路边跳出三个中国亮字“荔科技园。”

“那一定是个中国餐馆。”梅之意自言自语道。

“荔奇，”南西洋腔洋调地道出荔科技园的名字。

梅之意窃笑南西发音的好玩。

她想起小时候去看罗马尼亚艺术团访华演出，他们唱中国歌时发音总是很滑稽。一个玩伴颇有权威地下过结论：“外国人都是大舌头。”

如今，可谓风水轮盘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梅之意自嘲道：“我这外国人一定听上去像个大舌头。”

顺着“大舌头”的思路，一个同伴中流行的“大舌头”的故事闪现梅之意脑中：

有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儿子，做儿子的指着天上的星星说：“天上有丁丁。”

父亲指责他道：“你是个大德（舌）豆（头）。 ”

妈妈又正辞严地对二人说：“你是大德豆，你也是大德豆，你们谁也别多（说）谁。”

“看，那就是钻天梭。”南西腾出一只手指向窗外，她又补充道：“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西雅图的标志吧？”

“呵，它看上去还真有气势呢！”梅之意出国前带过旅游团，她知道如何鼓励客串导游的南西。当年，她喜欢那些热情好学的游客，对谨慎缄默或无动于衷的人，她就感到无所适从了，不知他们是累了，还是没兴趣，或是不喜欢自己。梅之意总是努力地试着融化隔着双方的那层薄冰，她自己心中有着那么多的热情，她不自觉地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对她来说，让别人接受自己是如此重要，她忍不住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呈献在人前。

“你要么接受我的心，或狠狠地刺伤它。”对于朋友，梅之意的心的不设防的。

南西的车顺利地拐出了五号公路，开上了一座大桥。迎面，梅之意看到赫然出现的千万盏五彩灯火。桥的两边，是依稀可见的平静海湾。在灯火下，海湾像微皱的软缎，钻石般闪亮的船只缀满了冬夜的普捷湾。

“西雅图的夜晚真迷人呀！”梅之意由衷地感叹道。

“白天也有白天的魅力。”南西自豪地答道。

梅之意的心沉浸在这美丽的夜景中。她这个书生，在绝对的美中，暂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南西一边开车，一边手忙脚乱地换上了一盘钢琴曲磁带。钢琴曲伴着南西的车进入了山坡上的住宅区。“哒哒哒”，清脆的马达声与“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交相呼应，把气氛更烘托得有声有色。

车窗外，依然挂着圣诞灯饰的栋栋洋房缓缓地退到下面，丰田车上坡又下坡，转几条街又继续上坡。街上几乎不见一个行人，偶尔有零星的汽车来自不同的方向，随后又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南西的车在加大油门向山顶开。

“好家伙！你们住这么高呀！”梅之意感到车与地面形成了45°角。

“快到了。”南西似乎松了口气。

“坐在后座的马修睡了一路。”梅之意不知自己为何发出这么个评论。

“他今天早晨弹了一小时琴，又跟着我的学生们上了二组团体课，因而，他也够累了。”

南西是教弹钢琴的老师。她在家里工作，等学生上门，其余时间，她就做马修的妈妈。

“马修不是才只有三岁吗？”梅之意语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话说得没水平，连忙补充道：“他没准是下一个莫扎特呢，对吧？”

南西温柔地笑了。

梅之意也笑了。

梅之意在来美国的途中，已经意识到不能再把自己看作小孩子了，她要求自己大事小事上都要反应敏捷、应对得体。她明白一个外来客很难以未加处理的个人风格见容于约定俗成的主流社会。

其实，梅之意不能说是个没有口才的人。她讲述故事或描绘一事情常常是生动、活泼，绘声绘色，颇具大将风度。她在初踏美国时，缺少的是与陌生人聊天时的应对能力，不熟悉社交中既保持距离又表示友善的语言系统。

丰田拐进了一座白色木屋旁边的车道。南西把车停稳、熄火。猛然之间，夜色那么平静，没有了汽车的马达声，也没有了录音机传出的音乐。

“我们到家了！”南西很热情地宣布：“咱们先进去吧，不用管行李，等安迪回来让他帮忙搬。”

梅之意跟着南西和刚醒过来的马修，他们从侧门走进厨房。

南西对梅之意说：“我带你看一眼我们的城堡，然后，我做晚饭，你若愿意的话，可以随便坐一坐，看电视，看报或跟马修玩玩具。”她俏皮地笑了笑。

梅之意在南西的带领下在房子里绕场一周。

厨房似乎是这房子的中心枢纽，它是通往所有地方的走廊。从这往右走，是铺着白色地毯的客厅。客厅家具很简单、实用，一组沙发几乎摆在客厅的中间，围成了一个三面的城堡：乳白色的长沙发面向落地窗，夹在单人沙发和情侣沙发之间，长沙发前摆着厚实的硬木本色咖啡桌；咖啡桌上放着几本杂志、当天的报纸、长沙发后面是一个条几，同样是硬木本色；条几上放着一只花瓶，花瓶里插满带有淡淡苦香味的花骨朵枝；在长沙发二端是二个玻璃面茶几，在每个茶几上都有一盏台灯，台灯被镶着大小镜框的家庭照片包围着。

南西把客厅里的二个台灯打开，梅之意看到靠壁炉那头摆着的二架钢琴。

与壁炉遥遥相对的是通往饭厅的门，饭厅的三面墙壁挂有同一主题、同一画家的油画；阳光下的海滨小屋；夕阳中披着霞光

的海湾；狂风暴雨中的渔船。

餐桌位于饭厅的正中央，一只铜制的大吊灯亮澄澄挂在餐桌上方。餐桌上摆有一盆盛开的圣诞红，包着花盆的绿锡纸在吊灯的盏盏小灯的灯光下发出悦人的闪光，衬得圣诞红的叶子很绿，花也格外地红。

与客厅的门对面的是卧室区的门。南西带梅之意看了洗澡间、主卧室和马修的房间。

走出卧室区，回到厨房，南西又打开位于储藏室旁边的一扇门，说：“下面还有一个房间，我们现在用作娱乐室。”南西大概累了，她对梅之意说：“我把灯给打开，你愿意的话，自己下去看看好吗？”

地下室的房间，有15平方米左右，这里堆着一堆棒球棒，还设有篮球架之类的东西，以及木板墙、乳白色的地毯。梅之意打开这里的二个门之一，里面又一房间，除了一些工具杂物，主要有方方大大的白色洗衣机和烘干机。再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无非是个大壁橱而已。

南西对走回楼上的梅之意说：“好，你把整座宫殿都看过了。我问你呀，你喜欢在哪搭个床，客厅还是娱乐室？客厅比较舒服，而楼下呢，比较有稳私，你想想好了。”

南西忙着做晚饭，梅之意端详着客厅茶几上那些照片。

“这人一定是安迪。”梅之意看着那不断在照片中重复出现的男人，显然那就是不知去向的男主人。

照片中的安迪是那么年轻、英俊，他有一双碧绿碧绿的大眼睛，坚挺而又小巧的鼻子，一副灿烂的微笑。他的脸色非常健康，泛着充满阳光的古铜色，鹅黄色的恤衫与纯白色的衬衫把他变得非常具有诗意。梅之意不由得将他的形象当成艺术品欣赏起来。

“爹地！爹地！”马修的欢叫从厨房传来。

梅之意好奇地往那里望去，只见马修已像小猴子一样跳到一个男人的身上。

梅之意走进厨房，强迫自己像个与年龄相符的大人一样自我介绍道：“嗨，你好，我叫之意·梅，很高兴见到你。”

安迪微笑着向梅之意点点头：“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安迪。”顿了一下，他又绅士地补充道：“欢迎你到我们家。这也是你的家了，不用客气呀。”

安迪讲话时略带害羞的微笑，这与他大男人的运动员高大身材形成对照，更给他整体形象抹上浪漫超脱色彩。

“这家人一个比一个好看！他们应代表典型的美国家庭封上所有的封面。”梅之意面对这家人俊美的外型，颇有惊艳的感觉，心想：“我不是做梦吧！这家人太过完美了，他们的身材既具有运动的矫健，又有天生的匀称与高大。他们的相貌脱俗、气质出众，再配上有礼热情的态度，斯文而不做作的谈吐，可谓是百里挑一的一家。”

梅之意是个对人很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对异性，充满了好奇与欣赏。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做女人的骄傲与得天独厚，但她这个年纪，她会欣赏男人的风采，欣赏他们中存在的那种非我莫属的丈夫气概，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那种四海为家的英气，以及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硬骨头精神。西方男人在这些品质之上，再加上一点不把自己太当一回事的自嘲，和以四两拨千斤的幽默，生死关头不忘开点玩笑，就看那些西部牛仔和詹姆士·庞德的影片吧，多么有滋味的男人们。

在梅之意的心中有一个男人，她带着他来到了美国。

安迪照南西的吩咐把行李搬进了屋。梅之意决定住到楼下，安迪又忙着搬出行军床，放好床垫。他工作时不让别人帮助，闷声